史228·2 圖
574.2
部二 4379
:82

史222
574
部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冬十月甲子夏國遣芑良嵬名濟昂聶張幸正進助山陵馬一百匹

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此據正月八日事今特書之詔緣邊禁樂除民庶軍營已有旨外餘並俟三年初太常寺以治平四年禁樂故事[illegible]詔俟祔廟畢弗禁至是雄州言故事送迎北使及犒設北界取銀絹人皆不作樂故復有是詔 命輔臣詣寺觀謝晴 詔改新配法舊錄云詔改新配法初神宗以流人離去鄉邑或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失教習有往來勞費故倣古犯罪應流者

加決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黃履有言故令應配者悉配行如舊法新錄因之按九月四日乙未所書即此詔也已入九月乙未此可削

庚午臣僚言在京市易帳狀舊申三司勾考官制行分屬戶部左曹元豐七年內外市易右曹總其政令改隸太府其帳當歸右曹從之

辛未忻國長公主卒年四歲神宗第八女也與上同母改贈鄧國特輟視朝三日

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摯言在九月十八日

甲戌詔已廢徐州寶豐監令戶部速具諸監可裁減者以聞實錄云詔徐州寶豐監罷鼓鑄以本路轉運司言闕銅而宮吏糜廩給此據范純粹奏議五月末已罷鼓鑄實錄又於九月十九日書罷寶豐下監矣不應十月十二日方罷鼓鑄實錄蓋誤也今改之十二月十

四日收罷增置十四監

丙子左藏庫副使趙懷義西頭供奉官劉永淵西京左藏庫高遵治各加恩轉兩官賞蘭州渡河進討之功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朝請郎知虔州唐淑問爲左司諫朝奉郎朱光庭爲左正言校書郎蘇轍爲右司諫正字范祖禹爲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協外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自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

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甯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尋復以純仁兼侍講純仁改知慶州屢言邊事其初言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

丑十六日祖禹爲著作十七日純仁兼侍講乃二十五日今并書之

到賊中事宜漸卻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卻欲別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得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爾臣嘗讀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誡臣恐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又言昔孟子謂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光武之詔其旨亦同皆古聖賢至當之論前漢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及五代景延廣稱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此皆前代武夫輕妄之言方今庭議之際伏望陛下採至當之論黜輕妄之言以安國家則天下幸甚又言近樞密院降到熙河奏邈川大首領溫錫沁所探事宜言夏國今年大旱人煞飢餓

及涇原路探到事宜亦言夏國爲天旱無苗難點人馬如漢詔所謂傳聞嘗多失實是也向來陝西沿邊少雨其傳多有過當諸處皆言西夏衰弱及至永樂之圍致諸將輕敵敗事此可以爲近鑒也又言臣近聞夏國累次遣使赴闕禮意恭順外議皆謂漸可罷兵竊知西人頓買漢物數目過多似不爲頻來之計臣愚慮或恐分畫地界之際後欲阻兵脅盟臣已指揮沿邊諸將寨柵常爲意外之備更望朝廷戒敕邊臣不得少有懈慢其向來所增軍馬及創添吏員且與存留俟將來畫定地界納到誓書抽減未晚蓋朝廷舉動夷夏所瞻固宜謹重及臣所奏請邊防利害并舉辟官屬亦望不付有司特降聖旨施行

免用常格阻礙臨時闕事萬一落賊姦便上貽宵旰之憂則臣不早陳述之罪萬死難贖矣

詔監察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舊錄云非先帝官制也新錄云既云監察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事始於此則非先帝官制可見今去非先帝官制也六字按呂公著及劉摯實先後建白今明著其所以然政目云監察兼言事止四員殿中兼察事止二員

前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副使呂孝廉添差監彬州茶鹽酒稅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

五月十二日取勘政目云並坐違法掊刻以希進用

傅堯俞爲祕書監六月末司馬光薦

朝散大夫爲朝奉郎吏部郎中承議郎集賢校理顧臨

詔夏國遣使進奉其以新厎賜之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己卯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

以維先帝宮臣也（政目云支尚書職錢米麥宮觀侍讀錢不支又十一月十六日御史劉摅言其不當實錄不書）正字范祖禹爲著作佐郎承議郎孔文仲爲校書郎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李察並遷一官再任（政目）朝散大夫賈青提舉太平觀通議大夫韓璹並轉官致仕（政目）權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黃實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實好古子也（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孫升云云可考）詔比者詔令屢下冀以均寬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切奉行或致廢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仰悉心奉行監司檢察倘有違戾卽御史臺彈奏　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

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繫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銳焱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褊迫相率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旣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駮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淺其中覬利者則又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此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

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徵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爲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摯言因此詔故附詔下

詔內外所造軍器據見在料工製造其餘兵匠歸所屬民工放罷 舊錄云天下承平日久戎器不治先帝鳩工繕修以待不虞至是罷之新錄辯曰熙甯繕修兵器已見神宗實錄不必書于此自天下承平至罷之二十四字並刪

于闐國貢奉使爲大行皇帝飯僧追福降敕書奬諭 禮部言舉人有永停取應及殿舉未滿未得入學者欲令應舉入學從之 河決大名府小張口金部員外郎范鍔同河北轉運相度鹽法先是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竊見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考觀其文纖悉皆具所以用意於公上不爲不至然立法之初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苦而利可得臣今觀之大異於此運載之車名爲和雇而郡縣鎮寨或無可雇者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戶之擾主司移文則謂之和雇郡縣應辦則其實均科一歲之間或至數四其能勝乎載而至官官自賣之勢須準留以備消耗

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輦置更遣更僻鹽亦有餘民間不知有闕絕之患今車腳既艱運載不續則又不免有時時無鹽之歎謂之良法固如此乎臣竊度計議之人必曰止籠商賈之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增於民今則在在處處民間鹽價增貴一倍乃是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爾所以萬口咨嗟以謂不慣日食貴鹽如此又未嘗買之艱難如此也仍聞去城稍遠貧家下戶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夫增價於民而收息於官以爲異效其誰不能雖十倍之亦無難也顧於百姓何如耳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以來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於民爲利而以益於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

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貼黃稱慶厤六年嘗有臣僚擘畫鹽法一歲之間比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仁宗曾不以爲意而惻然發德音云朕慮河北軍民陡食貴鹽可且令依舊至今耆舊言之往往流涕其救書刻石於北京今錄本上進庶幾陛下得見仁宗之意體而行之以益聖德爲社稷無疆之休又稱慶厤六年鹽稅歲額止一十九萬餘緡今依元豐六年未推行榷法以前歲收鹽稅爲額自已三十三萬餘緡比舊不爲不增矣於是巖叟又言伏覩朝旨差范諤相度河北轉運使范子奇所奏乞令鹽稅收十分稅錢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榷買而願納倍稅者蓋出於商賈患榷買之奪其

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臣近因論
事嘗錄慶厤六年仁宗敕書繳進
意謂得經聖覽不復更有此指揮今既未然理當再有
論列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榷買之法又不從都運司
增稅之請直批云朕慮河北軍民陡食貴鹽可且令依
舊一言感人淪於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時計
歲所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溥且久
邪意以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圖於近不若圖於遠故
特捐數十萬緡無窮之息以爲數百萬家無窮之惠歲
月雖舊而恩惠則新今陛下卽位之始正可以復祖宗
一言感悅天下者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夫小利得之

易人心得之難得之難者陛下豈不惜邪借使使者復
命以增稅爲可行陛下遂將用其言而增之邪然則如
仁宗敕書何敕書之語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
違之如陛下名義何臣誠知陛下無此心竊計爲朝廷
議者未之思耳且以利害言非善謀也以怨易恩非忠
告也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今日之歡心不可失至
理在目了無可疑臣乞罷謗勿遣特以慶厤敕書申諭
言者以昭陛下惠愛之心以塞計臣聚斂之意則不獨
河北之人幸甚實天下幸甚實錄但書范諤同河北轉
使范子奇建議乞收十分鹽稅也獨巖叟章有此明年
正月二十八日河北鹽運司相度鹽法不書轉運使所
請豈巖叟此章力數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大抵舊錄於
元祐新政多抹殺不備載新錄考之不詳多因循更
張美意往往不甚別白良可歎也王巖叟朝論云論遣
范鍔增河北鹽稅云藏之官不若藏之民益於上不若

益於下慶厤六年有人擘畫鹽法歲增五十九萬貫餘仁宗云恐河北之民陡食貴鹽不從今敕書具在願陛下以祖宗爲法即位之初正宜收人心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再論增鹽稅不便上云更待商量奏云縱陛下未欲專斷而任大臣共議則願陛下以臣所奏章潛觀大臣之意其間詭辭以護一時之事者可見直辭以救百姓之患者可見幸陛下每出天語以申忠賢之論而主救患之謀亦足沮姦心行聖澤巖叟又言臣伏以朝廷知江西湖南鹽法爲害之深而民無聊生首遣使以按之陛下惻怛而欲救之之心可謂至矣聞兩路之民北望鼓舞而相語曰幸朝廷知我之苦而念我矣立法以罔上之人將正其罪矣有相與爲佛事於通衢以祝頌萬壽者有酌酒於市歡呼以相賀者有焚香於頭炷香於頂煉香於臂以迎使人者推此以觀其於望陛下之恩何如哉雖解倒懸無以喻其急也臣竊知使者須明年仲夏乃可復命朝廷若必待使者之還而後更其法則遠民何負宛轉荼毒間尚此其久邪獨不念艱難之一日非平安之一日也臣恐有不及待陛下之澤而死者矣伏望陛下即降德音先罷其法以俟使者奏書而復議將來之所行則兩路生民雖死無憾

元豐六年十二月初委陳思張士澄推行鹽法八年四月丁丑命陳次升察舉五月戊申次升兼領湖南元祐元年二月辛巳蹇周輔等責閏二月壬辰士澄等責巖叟上言不得其時附河北鹽法後

庚辰侍御史劉摯言檢會準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中廳狀封駮房勘會昨舊封駮司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駮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準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合封駮司抄錄關

報奉 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駁司者並令抄錄關報勘會近準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駁房其舊封駁司準朝旨廢罷又準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卽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合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爲名如以本房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公式令卽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 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謹於出令故使官司更相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法禁不輕誰敢傳者若非門下以時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駁改司爲房又疑內省不可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續降指揮釐革今來惟是敕命已至六曹逐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關報理有未安給事中失於駁正或雖駁而失當其差除降授之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 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於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設官而無補於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駁官依舊於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於施行貼黃稱封駁司改爲房名雖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不報 元祐元年閏二月一

十六日摯又言此

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祕書監傅堯俞兼侍講先是侍御史劉摯言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此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昔者周成王幼沖踐祚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道之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祖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馮元孫奭爲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於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維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繼統業夫以異稟之質夙夜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相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謹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今古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智仰副善

繼求治之意於是佃卞皆罷而彥若堯俞有是命陸佃蔡卞罷經筵實錄並不書政目十八日垂簾諭講筵將開宜得老成端士趙彥若傳堯俞二人如何陸佃蔡卞年少代之

夏國使呂則嵬名懷普等見於延和殿以其母梁氏之喪來告也

詔太皇妃出入肩輿升降于會通門舊錄云妃帝母非禮也新錄辯曰皇太妃出入肩輿升降于會通門恐不可爲非禮今去六字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於永裕陵紹聖二年九月崇甯三年十一月政和三年十一月凡三加尊謚今但舉初葬時　宋洪山集祭神宗皇帝文云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十月六日大行皇帝遷玉座于裕陵乾坤慘悽而變色華夷奔走而同悲橋山一封人世萬古具官臣馮某恭聞大事屬在茲辰嚴恩已表於追崇薄奠薦伸於報慕遠通神鑒少述哀辭其辭曰自唐中葉凋喪衰圮生民荼毒禍燼五季祖功宗德開廓天地五聖光華羣生茂遂百三十年蓋古無治天心眷佑帝業增熾恭維大行皇帝應運挺生寖昌寖明仁遠孝至文昭武成任相不疑隨弊變更憂民至勞度宜經營漢法新美舜官和平思古明將復唐府兵才謀兼資械用必精靈旌所向獷俗以甯威通西域敎浹南溟金閶六部壁水三舍法度淵藪文章陶冶寒暑七閏胚渾一化方舉云亭之盛節遠追唐虞之逸駕嗚呼豈謂道高德尊厭世乘雲大寐遽爾九齡徒云內聖慈親重明嗣君俯仰付托始終憂勤丹青之遺訓猶在鐘磬之洪音不聞嗚呼哀哉河洛初霜兮鴈飛緱嵩欲曉兮風悲玉輿停輪金阜啟扉弓劍藏而永閟几席撤而猶疑宮車寂寞以將返仙馭逍遙而不歸嗚呼哀哉守土職縻去國路遙銜恩兮孺慕送往兮魂銷感神遊於泉海徒灑淚兮雲霄嗚呼哀哉恭惟尚饗

丙申詔寺監事干外路應取會催督者聽行下從刑部郎中杜紘請也舊錄云自官制行寺監不治外事惟都水監大理右治獄得移文至是刑部郎中杜紘觀望改易制度援唐制有請從之新錄並削去當考

詔罷方田按舊錄云稅役不均久矣富者輕貧者重故下戶日困先帝憫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詳悉繇役無偏重之患遽罷之新錄辯曰神宗憫稅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致騷擾至是乃罷非遽也自稅役至遽罷之四十字並刪去熙甯五年八月始頒方田條式

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副使沈希顏管勾太平觀侍御史劉摯言希顏於本路妄有興作

非法聚斂朝廷既委官究實尚以所按事狀下吏勘劾虛爲煩擾乞先賜放黜使他路知戒故有是命舊錄云以詔書言其貪新錄因之今用劉摯奏議增修政目六月十二日令分析七月二十四日體量此云手詔希顏在任掊克

朝散郎直龍圖閣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范峋落職知臨江軍峋初乞免應奉山陵戶部不許與戶部更相論奏後乃乞行管認詔御史根究曲直劉摯言峋當黜責也密疏御史臺奏準尚書劄子戶部狀準都省送下朝散郎直龍圖閣權提舉府界諸縣鎮范峋奏應奉大行皇帝山陵依治平年故事自板橋至滎陽共七頓應干用度並係在京諸司排辦約用錢草斛㪷三十餘萬舊係三司支降已申戶部乞行支撥臣備員畿內所集財賦粗足充用今來七頓支費欲乞以本司錢物管認應副所有在京合支撥見錢草斛更不煩戶部給降本部勘當府界財賦自前並係三司所掌至熙甯四年內方歸府界提點司支移其治平年自是三司應副元豐三年山陵合係府界應副排辦本司全不依元豐三年故事應副須要本部支降本部再下抄錄三司許支錢物指揮文字又卻隱占不肯繳申前來所奏卻稱所集財賦粗足充用更不煩戶部給降即見前後申奏異同伏望特賜施行奉聖旨令御史臺根究曲直所在聞奏本臺看詳今來大行皇帝山陵有司自當循例應辦其府界提點司明見元豐三年已應副錢物自合據當日名色管認排辦施行其提點司前後累稱即無應副過錢物事件理曲奉聖旨范峋落直龍圖閣與知軍差遣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穎奏伏覩詔書許中外臣僚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臣先於六月初四日獻書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於備者其弊有六內一件爲免役取民之制未完臣以爲使力田之民脫身於公游手之民仰公而食此朝廷立法之本意故因其產業之多寡輸錢於公公爲募游手之民以用之又使其錢所入不與常賦相雜內之戶部則有左右曹之殊外之監司則有轉運常平官之別此朝廷示大公於天下明其所以取民者特以雇役而

不以充國家之常用然臣且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役許用外其餘一旦封樁若以爲耆壯戶長誠可以廢罷卽所用之錢自當於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爲之減又使保正長爲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臣聞朝廷去歲下四方修完役書今猶未降臣願陛下因其未降也詔有司以耆壯戶長封樁錢一切與民間均減元額又使寬剩之數其少者仍舊其多者不得過二分以備編戶之逃移水旱之陞降然則朝廷取民皆有藝極利澤之施莫此爲厚伏望特賜詳酌施行蘇息元

元使免困乏詔府界諸路耆長戶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耆長許第三等戶長第四等以上戶應募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府界諸路合支僱錢權於役錢寬剩內支給其逐路所樁耆戶長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內一處支用通寬剩並不得過二分有剩卽行均減舊錄詔耆長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新錄因之舊錄又云熙甯初聯比其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心力材勇爲衆所伏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相保相任古什伍法也至是罷新錄辯曰熙甯保伍之法神宗實錄紀之詳矣不必更載於此既詔耆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則保正副之罷自明自熙甯至是罷九十四字刪去按此時保甲固在保正長亦未嘗廢新舊錄皆誤也此據湖州新編元豐至元祐續令修入六月四日獻書言六事姓名當考據元祐密疏乃上官公穎也

丁亥夏國主母殂差使副呂則嵬名懷普等詣闕訃告
詔送學士院降回詔依嘉祐元年例支賜孝贈及安葬
物色遣朝奉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王有言充弔慰使仍借供備庫使（實錄但書杜紘充祭奠王有言弔慰密記十月二十六日）
盜並申鈐轄司酌情斷配從之又奏川峽軍人犯法百姓犯
部差授詔吏部相度以聞（事據大防政目增入酌情斷配據密疏則從差官事令吏部相度元年四月十日又六月二十二日可考）
己丑詔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李憲依赦勿問特罷內
職其因功除授留後告令繳納尚書省以憲奏事不實
講朝議大夫趙瞻爲太常少卿開封府推官趙君弼爲
司勳郎中承議郎呂大忠爲工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范純仁兼侍

不當引常赦不原之例故有是命（此段新錄並依舊錄殊未詳盡當考政目云李憲罷內職落留後亦不載事因）
樞密院言定州新樂縣民賈澄進
狀訴民閒疾苦事內保甲每縣差監教官三人巡檢一
員三班二人提點及行杖人於一場保丁五十人處科
罰至四十九人仍各贓杖十三只決一邊更留一邊後
次巡試科決又弓弩過硬致保丁頻負杖責擬定欲府
界三路巡教保甲官並指使如指甲有犯並牒本縣無
縣卽申州軍行遣所有元降朝旨許科決指揮更不施
行從之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諸路提刑
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仍自來年
正月一日施行（實錄書罷府界三路提舉保甲官諸路提點刑獄兼領其保甲止冬教三月保甲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罷見七月六日）
樞密院言逐將下公事自來並

係將司施行緣知州知縣亦合同行今立條諸將下公事並本處知州同管在縣即知縣同管從之（密記二十八日實錄）

書樞密院言將司公事欲令所在守令同治從之

免故相吳充家見欠買戶絕產錢以其妻李氏自言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爲名既而收其地遂致夏人有辭違失恭順彼國之俗以不報仇怨爲恥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似爲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自此復開臣恐兵連禍結未有已時臣竊思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請爲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塞邊書狎至發兵調食應接不暇或恐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樂之敗關陝之力凋耗士氣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爲盜賊者外虜方作內患又起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沈謀重望之臣爲之統御忠義拳勇之將出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促辦糧饋歷數見在之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備此任而又兵械皆捐棄之餘帑庾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復位所爲恭順有藩臣之禮若及此時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爲虛語嗣皇賜地之意實爲先志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之

地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後得蘭州又費百萬以上所得
愈多所費益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
棄二也議者或以爲蘭州趨夏人巢穴至近最爲形勝
自餘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陛下若欲再
興師旅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
財奉空虛之地則是又添一熙河也伏願陛下以清靜
爲心仁惠爲政編恐此事不得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
可不棄三也遼夏二國世爲婚姻且有脣齒之勢萬一
遼國貽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梁氏死秉常復位爲辭
來請所失地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又奪我之機會矣此
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矣不與
則是彰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
不可不棄四也中國之所以爲可貴者爲有禮義恩信
也彼俗之可賤者貪婪暴虐也今操所貴以臨所賤則
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敵人服此地之不
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豳爲戎狄所攻欲得地
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
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
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去豳止
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岐下及他旁
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古公亶父周之先王也戎狄所
攻乃古公封國之本地尚不忍殺人父兄而有之其仁
心感人之深故豳人扶老攜弱復歸之及他旁國亦多
歸者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武王遂有天下今乃

奪人之地又欲殺人父兄而守之與古公亶父異矣陛下試計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爲多少臣又聞齊宣坐堂上有牽牛而過其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孟子以謂是心足以王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臣伏見皇帝嗣位太皇太后陛下稱制以來凡令有不便於民者去之利有可及於衆者與之收進直温之臣罷黜貪殘之吏始自京師以及諸夏歡欣仰戴如慈父母可謂仁之至矣今陛下之恩足以及中國而功不至於外夷直孟子所謂非不能也是不爲也陛下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王師所得土地還賜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惠澤至於鄰敵聞中國之行仁政吾民與兵知人主之惜人命則其歡欣之聲戴仰之心將有甚於京師與諸夏者矣伏惟陛下監古公之修德推宣王之用心察孟子之至言亮愚臣之忠計濬發誠心斷而行之臣料不獨敵人感悅上天監德助順亦宜福祐無疆矣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皆前代聖王行之已有成效願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吝難保之地耗金帛動甲兵以爭不可知之勝負而且有後患皆世俗之常談豈足爲陛下道哉臣輒撰成賜夏國詔草一本并以上進貼黃稱臣今所陳窺恐邊防之機陛下或謂盡經聖慮故不避喋喋陳述或輔臣奏請之際可以仰助睿斷只乞留中作主意施

行又稱臣所陳述極有義理且思當今所宜無出此策願陛下詳覽而深思之若爭地角兵則向後禍福不可知矣又稱陛下若濬發誠心以息兵愛民爲意自足以動天感人亦不須待其來請地然後賜之也又稱古人以化外視戎狄但常自計利害而不當與之校也臣竊戎狄非一皆是此意況今自處義理甚高非爲屈也又稱臣今所言須及時爲之乃可若夏國興兵來犯塞北人貽書爲請地則失我機會不可用矣古人修德行仁不計一時利害何則修德行仁之功大世俗所計利害小大小相去如天地之遠也又稱臣今此策蓋以實先帝問罪之意廣陛下行仁之德內慰士民之心外消敵人之患尚未盡邊防利害竊聞朝廷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父子世爲帥臣熟知北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朝面賜詢問庶爲詳審其賜夏國主詔草曰向者神宗皇帝以爾世受封爵爲我藩屏而國母與其用事之臣擅行四廢故大興師旅以問厥罪比聞國母傾逝卿復領國事自先帝上仙繼遣人致弔與祭所爲恭順有藩臣禮朕甚嘉之朕受天命統臨萬國效順者褒納違命者誅絕義無親疏朕嘉卿之復位率職哀爾民之喪地失業成先皇帝之聖志今以向者王師所得土地還賜爾國卿其明諭人民依舊住坐耕作毋蹈後患服我休命並勵忠勤

八日己加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按維十月十六日除范純仁天章閣待制二十五日除侍講維言已召純仁則當在二十五

日後既在二十五日後則當稱資政殿大學士疑編緣偶脫大字耳又維草詔稱國母傾逝按秉常來告梁氏之喪乃十月二日則維奏此策必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也附見十月末更考詳

侍御史劉摯言準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讀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進擬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於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差諫官罷侍講不委樞密院何爲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謂國家所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敗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朝廷今日正當尊强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名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樞密院本非其職踰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業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貼黃稱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恐隳失體制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

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此況陛下所除數人皆是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爲諫官御史之人惇爲大臣既不能薦賢以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且御批除諫官祖宗以來亦是常事而惇以爲陛下不當自除陛下聰明博問能得賢而進之不肖而退之乃是盛德而惇又謂陛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惇之用心不忠可見侵官犯分慢上瀆尊義所不容國有常憲乞行顯黜以嚴臣職以重主威又言臣聞外庭諠然皆言惇之强横不獨侮玩衆人又敢輕易陛下臣當言職既有所聞不敢不言然此事惟陛下知之如臣言不妄乞付外施行　劉摯又言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準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於兩省及幕次竊聞宰相蔡確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坐發引葬之大節故前夕羣臣宿於內者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於攀慕不得安寢于其私也下逮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務而乃于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　又言確如曾公然便以不宿爲是不報

此第一疏十二月六日第二疏十二月十四日第三疏十

二月十八日第四疏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五疏第六疏第七疏二十七日第八疏二月七日第九疏二月十五日第十疏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
送終之際殊不盡恭靈駕發引在道確爲大禮使當與
扈從臣僚先後徐行常以妥安神靈爲慮而確不務此
每靈駕行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而靈駕一
行在後略不顧省爲臣不恭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
肆辨韓縝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此據新傳附見當求本章隨事編入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
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爲山陵使縝乃於簾前
具陳確等姦狀由是東朝與外廷備知之及確使還欲
以屬官高遵惠爲待制張璡爲郎官韓宗文爲館職太
皇太后以問縝縝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璡中書侍郎
璪之弟宗文臣之姪賞擢非次傳聞中外則是羣臣各
私其親何以示天下然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此據韓縝新傳不知得之何書邵伯溫辨誣云縝素不平蔡確章惇用邢恕姦謀誣罔太母遂於簾前具陳之太皇太后與外廷方知其詳新傳或據此也確初爲山陵使劉摯劾其不恭蓋第一章也山陵畢事確還朝不退言者踵至蓋十一月間其發端則自摯始外廷既知確邪謀而不敢正言之不知何故確先罷縝尚少留當緣發確等姦狀故東朝以爲忠耳更須考詳 先是有僧惠信者經開封府訴僧錄
司吏受賕違法差僧及無戒牒沙彌等赴福甯殿道場
冒受恩澤知府蔡京憑僧錄司同申惠信坐妄訴杖臀
二十已而惠信復訴於祠部祠部符大理寺依法施行
大理寺累牒開封府案開封府不報具申都省稱六察
舉劾本府不當公事皆須奏稟朝旨上簿或送司推勘
今祠部不問本府如何行遣往送大理寺非法也乞根

究有詔祠部分析祠部言惠信訴僧錄司重祿公人及小師取乞金錢依條受理送大理寺卽非舉劾開封府事本府乃以六察舉劾爲言殊不類是月詔惠信經祠部所陳文狀更不施行據劉摯奏議更不施行惠信狀乃十月十六日聖旨今附十月末

侍御史劉摯言看詳重祿吏人因事受賕於法許告法之所當告則告之所當受也惠信之訟祠部之行皆是不違於理矣大理以惠信曾有訴于開封故取前案將有所質而開封前此謂惠信爲不干己以杖一百坐之矣惠信狀內若雜有干己不干己事則不干己者當坐而干己者當行若狀詞皆不干己則惠信雖坐而僧司受賕於開封爲所部犯法猶當舉劾行之故開封自疑不當恐因胥罣所以不肯出前案及引六察舉劾須稟朝旨謂祠部不當直送大理爲此奏者蓋所以護其失也及朝廷取到祠部分析狀目以依法受狀送所司未嘗及開封府前斷之當否則祠部開封互狀所論明白而事在大理者殊無相妨自當推結今乃因開封以祠部開封曲直未明故兩罷之在祠部開封則可也而惠信無辜被刑何其不幸吏受賕得免獨何幸耶吏受賕已告僧告之或誣而皆不治廢法也許之告許之受而不行廢法也有司出入人罪而不問廢法也法者天下公共守在有司雖人主不得而私之今指揮若謂出之於聖意緣天下之公法陛下豈肯自廢之故臣知其必不然竊慮左右奏事書旨日失於詳述是非開陳

滅裂致有此處分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指揮令大理寺將惠信所告事推究虛實依法施行若祠部開封亦有罪狀伏乞一就勘結以正典憲貼黃稱準國朝詔敕節文或詔令不允並仰舉奏今上件公事雖係已有聖旨緣理有未盡須至申請內殿道場所用僧數不少皆出入宮禁而僧司並不選擇又吏人因而受賕輒輦轂之下敢冒法禁理無可恕者

臣僚論列送大理推治二月孫升劾蔡京奏稱惠信緣擊言從違實錄不載按明年閏正月二十九日擊章可考

擊言令法官究竟出獄司賕狀已明然則朝廷果僧但不知如何行遣耳明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十一月癸巳詔强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舊錄云初熙甯中應强盜賊證未明因擬被執而能自言皆從末減時司馬光以爲非是刑部觀望有請從之新錄辨曰按問欲舉條制第四卷論之已詳自初熙甯中至從之四字並刪去明年二月末范純仁奏當考第四卷事在是年四月二十五日

東路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丁酉祔神宗神主於太廟第八室新紀云祔神宗主於太廟樂曰大成之舞

朝議大夫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

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於前云此據李豸所作侁行狀及范鎮墓誌侁傳載侁事極疎略亦不載侁再爲京東漕也

辛丑德音降兩京畿內河陽管內死罪一等囚杖已下釋之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侍御史劉摯言伏見陛下聽政以來除三省樞密院執政奏中外其餘應合上殿臣僚至今未降指揮臣竊謂臨御之始正宜開廣聰明延見臣下有所訪問雖臣子論事自可列上章疏然事固有言之猶不能盡者而況文字之間哉理之隱微情之曲折必假指畫反復於前庶幾爲能明之臣竊料向來方是先帝山陵禮有未遑今陞祔已畢欲乞先次許令臺諫官以時上殿奏事據摯奏議自注十一月十一日奏此

壬寅詔中書舍人錢勰再看詳高麗入貢儀式　承議郎李士京爲編修官並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指揮元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指揮未見恐此或有脫誤新舊本同當考　詔在京物貨場見在物貨應輸錢者並蠲免　詔石得一已充永裕陵使罷入內副都知及兼領差遣其提舉監教馬軍所提舉訓練皇城司親從親事官射弓並差入內押班梁從吉管勾同文館所差內侍押班劉有方入內省申奉聖旨入內東頭供奉官武球等並落閣子下武球陳處約趙禮劉瑗蘇珪特與轉官及減年磨勘轉出張士彥

帶勾當後苑先次與差走馬承受西頭供奉官陳端郝隨王遘殿頭劉友端並與走馬承受張士彥等五人并西頭供奉官張琳石壽高班韓邈胡絢各與等第減年磨勘奉旨依已得指揮密詔十一月十二日復管城縣爲鄭州以監察御史劉拯及縣令周邠有請也舊錄云熙寧初鄭之吏民以徭役供億公私疲弊願省爲畿邑詔從其請至是以監察御史劉拯及邑令周邠有請也新錄辨曰鄭州廢於熙寧之初復於元祐之初廢併興復之由各繫於當時不必並載自熙寧至是二十七字並刪去熙寧八月五日廢鄭州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復軍額

于闐國進馬賜錢百二十萬

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以疾乞宮觀詔給寬假諸州管勾官不奏差政目十三日當考

甲辰詔還開封府解額百人熙寧中罷開封府解額併歸太學至是復之舊錄云先帝增闢太學養士欲廢科舉首罷開封解額併歸太學至是復之法備見神宗實錄不必載於此今自先帝至舉首十三字並刪去元豐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罷開封府解額非熙寧八月十二日紹聖三年八月十六日也

闕歸中書省三年爲任

以登聞鼓院檢院

禦使宋用臣爲皇城使依舊登州防禦使監滁州酒稅

務言者謂其興利苛細故有是命舊錄云命官考究未畢而有是責新錄但削去六字不復辨說當考永裕陵副使宣政登防滁酒其根磨不行政目所云根磨併此

河東路經略司言北人於火山軍界壘石爲牆

慮蓄姦謀爲侵占之漸詔左藏庫副使趙宗本詣牆所體訪畫圖以聞如侵舊界即移牒毀拆仍當爲先備未幾復言北人聲言欲爭據石牆乞增兵防托詔沿邊安撫司密共覘視若侵占有實奏拆去詔諸路察治私

丙午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劉昌祚知渭州代盧革卒（盧革以十一月十四日訃聞十六日乃差革子秉知湖州十二月十一日或革死時在十二月日更須詳考）

置廂獄　通議大夫盧革卒

也以秉知湖州（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昌祚知渭州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知熙州三月二十二日徙渭州）劉摯言先朝以昌祚嘗小有功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羣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官領兵馬號將官受制出入戰守惟所指揮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行其道也臣嘗伏念御邊禦敵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使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己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敵人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以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戎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敵人為蕃將無入相資故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知如昌祚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嘗守邊者使為大帥則祖宗之法嘗存不廢不幸後世

有引此事爲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豫防其漸乎尋詔管軍常多闕員劉昌祚已差知渭州宜令別取旨差官如已降告卽行繳納（御集十二月二日今附此十二日壬戌改命劉庠知渭州）詔馬軍所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京西河東陝西路無過七分河北路無過六分　樞密院勘會已降指揮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只冬教三月仍自來年正月一日施行詔應申奏及行移保甲文字稱某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司逐縣監教官並罷只委令佐監教十都保甲已上縣分於冬教前自京差指使一名往彼同監教提舉保甲司各置勾當公事幷指使一員（實錄但書罷監教保甲官置勾當公事指使一員今用樞密院時政記本文）

監察御史王巖叟嘗言臣竊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甘苦而前日下　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據王巖叟論云奏乞罷監教保甲狀并劄子十月十一日上今附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畝者四月二日司馬光七月十二日乙酉指揮併教三日據奏當亦在四月間）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今臣蒙恩由河北知縣擢置御史敢以其所目見而身自歷之者爲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惟陛下垂聽幸甚朝廷知教民以爲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易堪知別爲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爲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

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斂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揮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所以爲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桌團曲紙墨看廳人僱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正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爲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至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自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皆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見之當如何也又保丁

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飢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者也臣竊爲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爲之法爾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蓄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爲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以一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候冬教則安撫司擇巡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

以省多事以爲生靈安樂之惠以爲國家安靜之福天下幸甚（併敎三日見司馬光七月十二日奏）又言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名列監司實無職事逐處郡縣惟有封椿錢數百千文歷五七道一月之間一轉結而已每至巡敎無可指揮徒使州縣有逢迎煩擾之弊若俾他司兼之理無不可伏乞廢罷以省冗員既罷提舉錢糧司（罷錢糧提舉卽此八月二十六日）歲叟又言昨在河北知縣親見保甲之患非止一端及蒙恩詔爲御史卽詳具保甲利害條列劄子欲求面奏而未到閱間已承朝廷有指揮止令冬敎一月暨臣赴臺供職適主兵察竊見新保甲法尙在提舉敎閱一司及改逐縣巡敎官爲監敎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爲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臣頃至以先所具到劄子上進仰冀陛下委曲知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官屬不體朝廷之本心倚法用情奉行深刻所至百姓一聞其名自已疾首蹙額無安樂意今雖曲爲之防須亦別自生姦終恐爲害不已伏望陛下深察民情廢罷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敎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主之使百姓安心於爲生以樂聖政不勝幸甚若不罷提舉保甲司及逐縣監敎官則是保甲無事之時猶遭脅制未免侵漁終年不減騷擾之患此朝廷不可不察也且一司官屬三路不下數百員虛費廩祿亦非久遠可行之理今來指揮（指揮在八月二十六日已亥）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敎閱臣竊見民間十月場圃未終正月夫役將興農緒亦起此時敎習未免有妨惟是分爲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敎畢民

情頗爲利便不須分作四番臣深曾體訪備得其情伏望朝廷更加詳度若罷提舉官司自於保甲都保不減在國家民兵之勢無所虧損又人既得平居泰然以爲生則國家一日用之必樂於爲用伏望陛下勿以爲疑早發睿斷以安百姓如每年自京差指使往逐處同監視教竊恐麤勇之人挾持朝廷所差妄作氣勢騷擾生事只乞令安撫司差郡使臣爲便十一月十六日丙午罷監教官又言伏見近降保甲畫一指揮仍舊遣使逐處按閱者竊敢爲朝廷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嚮其騎從之盛風聲之峻供億之繁承迎之厚郡縣爲之騷然一小郡坊郭戶有旋染縑帛五六百疋爲供帳之具者推此一事其餘可知雖非使者使之如此而州郡望風畏憚不敢不

然故所至人情甚以爲苦又其所按保丁雖各得銀絹三五匹而祇備按閱飲食衣服之費已自不輕既得之而爲衆人耗蠹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幾許臣深曾體問皆云甚苦若國家但令冬教使不失農時則家之所得自可有餘天恩深厚非一按閱賜賚之比矣竊考其情蓋不以得一時之賞爲足而以安終身之業爲樂也況所謂賜賚者卻祇是出於保丁人家所納役錢數內耳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割其肉而啖之孰若不取不割之爲兩得也臣愚伏望聖慈因冬教以爲恩下令罷逐年按閱之煩省役錢封椿之擾一以安靜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又言伏見保甲司每歲於封椿錢內支與人戶一貫文令納一縑縣不下千百戶戶不

下三兩匹以爲按閱支賜之備幸蠶絲之成則汲汲以
織納不幸不成則貴買以赴期緣轉運司自已散預買
絹錢不少今保甲司亦散則是民間又生一重科配之
擾與之不爲恩臣亦以爲罷之便又言臣見每番按閱
之時一小郡有買銀六七十兩者名爲和買其實於坊
郭戶上均配期限督逼每兩有陪三二百錢者其爲煩
擾推此可知矣（七月二十二日甲寅遣官按閱三路保甲八月二十六日己亥罷提舉錢糧官自正月至十月分四番教閱十月二十八日己丑罷提舉保甲司令提刑兼領止冬教閱十月二十八日己丑罷提午罷監教官十二月六日丙寅冬教三月十一月十六日丙第五等戶兩丁免冬教）

朝散大夫鴻臚少卿陳睦爲直龍圖閣知潭州通議大夫提舉太清宮龔鼎臣爲正議大夫致仕（政目）詔門下省置催驅房知泰州王子京罷令於揚州聽旨以侍御史劉摯言方遣官按察子京在福建日買茶抑配不應猶付以郡寄故也

知澶州王令圖言曾建議開復大河故道未聞施行詔吏部侍郎陳安石入內都知張茂則同相視利害以聞尋命勾當御藥院馮宗道代茂則（十二月十四日遣李常）言冬至正旦朝賀在諒闇間當罷欲其日令羣臣於東上閤門內東門表賀從之（禮部）

詔武舉八犯學規或貢舉法被罪聽依進士量罪等級敘理從憲序辰請也

戊申兵部員外郎葉祖洽奏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雖有寬期會減分數之詔然民力已弊必無從出朝夕限滿又加督促竊以祠廟在近願乘此時更下有司檢察如委無可納特議蠲放詔大姓戶見欠市易三分息錢並特與除放其人戶本錢仰所屬依詳前後

所降指揮催納不管少欠　侍御史劉摯言伏見刑部侍郎鼕周輔及其子司封員外郎序辰昨者以鹽事奉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賣額州縣畏懼承望皆出配抑使入陷罪破產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按正其事如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論列以飾非文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眾人莫不指議臣誠恐周輔等懷患失之意或致別為經營以圖幸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見任職事各令補外候察治到事狀別聽朝旨（政目於十一月十八日載摯乞黜周輔序辰即此章也今檢摯集增入十二月三日又二十二日章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周輔序辰乃責）　禮部言高麗國奉慰使與州郡書不稱年號惟書乙丑年不敢留亦不敢答欲令館伴官誤諭從之

己酉遼國賀登寶位使琳雅崇議軍節度使耶律白副使朝議大夫守崇祿少卿充史館修撰牛溫舒以下見於紫宸殿次見太皇太后於崇政殿

庚戌錄西京左藏副使解宗禮女之所生子胡大章為三班供職以宗禮死事也

丁巳鄉貢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行故有是命（司馬光與呂公著同章薦頤今實錄乃不書光名蓋脫誤也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八日改承奉校書二月十四日又改）　司馬光言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為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

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鬬訟弱不勝强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祿竊位苟且偷安以圖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際亦當三思聽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機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又言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或羣臣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辨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而成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又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各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

庶幾得盡眾心事亦少失矣二奏不得其時據光集在薦程頤後頤除西京教授乃十一月二十一日今並附月末更須詳考

侍御史劉摯言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彊橫輕肆作俳謔之語以淩侮同列誇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盡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而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爲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夤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珍重以忠義圖報而淩轢諧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眾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宋用臣以十一月十四日責滁州監稅此章指惇交通用臣必在用臣責後今附十一月末更須詳考劉仿王知常撰次劉摯行實載劾章惇疏在論蔡確十罪後如此則當附此疏於明年末更詳之蔡確言章自十一月後來累累有之孫覺時爲大諫獨未見所上文字明年正月末有兩章又不知果在何時當求覺集別加編次自去年十一月後來彈奏蔡確亦王巖叟元祐元年春首章疏文耳邢恕孫繹錄恕言行說孫覺處當并考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竊聞昨來執政大臣初議太皇太后陛下垂簾儀制之日門下侍郎章惇嘗對眾肆言曰待與些禮數臣子聞之無貴賤無賢愚莫不變顏失色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先皇帝之母皇帝陛下之祖母天下之尊極矣垂簾聽政又先帝之遺制國朝以來自有故

事臣下所當講明而奉行之豈以私意輒可重輕考惇之語是何等語原惇之心誠何等心亡禮背義非臣子所宜出口臣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正惇罪又言臣風聞之初未敢全信後見言者益眾言無不同蓋無禮於君人臣之所共嫉臣不敢蔽而不言以養强臣之惡伏望陛下早賜正惇之罪以厲羣臣此章不知以何月上既是彈擊執政必在詔察官言事後今因劉摯劾惇卽附見此右諫議大夫孫覺奏朝廷近降指揮御史察官並許言事臣聞朝廷初置察官止令察省寺稽違恐其問有不可任言責者乞令中丞侍御更加察舉某可言事某可罷如不足卽令舉可以言者以聞從之密疏十一月事今附月末十二月十四日章惇劉拯罷殿中侍御史黃降奏江西湖南路已遣使按察蹇周輔井子序辰宜外補以俟典刑詔江西湖南福建鹽事令陳次升張汝賢疾速按察聞奏密疏十一月事壽州壽春縣令充曹州教授周諝言所謂廣濟河實京師漕運三河之數下則通於江淮二浙上則達於京師故京東一路所產與夫江淮二浙皆得以有無相易而致諸京師京東之民賴此爲業者眾矣故祖宗以來輦運之官置之於曹京東錢穀皆自濟至於曹自曹至於京師不過四五百里耳比者李察迎宋用臣清汴之策遂移輦運置於淮揚京東錢穀自濟入泗由泗入清汴而達於京師迂曲遼遠近二千里臣欲乞輦運復置於曹則不惟便於上供而京東之民亦得蒙其利也詔令戶部相度條析利害聞奏密疏十一月事今附月末十二日復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十二月辛酉朔高麗國賀登寶位使通議大夫兵部尚書林槩副使大中大夫兵部侍郎李資仁以下見於紫宸殿 頒行釋奠社稷風伯雨師新修祀儀

壬戌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劉庠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十一月丙午朔 摯言劉昌祚 昭宣使入內押班梁從吉管勾景靈宮 詔興龍節以諒闇中上壽宜罷燭放沂青州諸縣失敷役錢 還于闐國黑汗王所進獅子仍賜銀絹 詔今月十五日開講筵講論語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

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 舊錄云初三舍法成士或濫冒於是立法使五人以上更相保任犯而情重及應送所屬者免夏楚聽贖至是因言者從之 又詔栽桑物法蠲民所欠罰錢 舊錄云熙甯六年立法勸栗里布爲之罰至是以楚邱民胡昌等有言故罷勸課種桑榆立法在熙甯五年七月趙子幾言霍舜封等擾民在六年五月十九日

癸亥侍御史劉摯言近者曾有論列乞罷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司封員外郎序辰職任不蒙施行伏緣理有未安事有未可以已者須當再有申列竊以周輔序辰繼於東南虐行鹽法爲朝廷生怨讟於數路之民其於掊斂刻剝公論所共棄與呂居厚王子京輩無少異也居厚等初有廉按指揮即先罷見任而周輔等獨得不罷在職如故乃是罪同而法異也若曰居厚子京事在所部勢不可不罷周輔等於江湖非所部無嫌故不必罷臣竊以爲不然謂所部當罷是也謂非所部不罷則子京所部在福建而罷泰州何故也不可如居厚例豈不可與子京同例也要之待罪之人必去見事職任以需命爾故王道能使之無偏政令能去其二三槩行公平之法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正天下周輔等雖有被害之地非所部然今並游京師安處華要往來奔走權門經營道地以爲徼幸之計則其害有大於所部之嫌也臣風聞有旨催促陳次升等疾速體量結絕臣竊見昨者所遣之使幸皆精選於臺省其人必無所觀望萬一有見周輔父子在朝廷獨不去職與居厚等行遣不同又促其使事必疑謂朝廷欲寬其事故風以此意或

采察按治滅裂回隱東南之害將有不得盡達於聖聽而法有不得行焉者故詔令來止於催促則周輔經營之術似已行矣伏望聖慈深察其故不可使公道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早賜罷免周輔序辰見任皆從外補以一朝廷政令以解中外疑異之論候見實狀別聽朝旨貼黃若以謂周輔等罪狀未到無名以命其去則居厚先守廬州而後體量當時豈無名耶又貼黃政令不一最爲國家之大患臣所以不避煩瀆者止爲上繫治體亦非獨區區於周輔等也十一月十八日初論此月二十二日乃責

甲子遼國賀興龍節使宿昌軍節度使蕭忠順副使中大夫行起居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趙孝嚴見於紫宸殿次見太皇太后於崇政殿

乙丑夏國遣人入貢夏國主秉常言母氏臨終屬臣曰世受朝廷封爵恩禮備至今雖邊事未已屬纊之後宜奉遺留物以進示不忘恭順之義雖瞑目無恨臣謹遣使進遺馬白駝詣闕李清臣言伏見朝廷近遣郎官杜紘弔慰夏國今復遣使來謝朝廷必欲因此之際特示招懷所有每年時服近罷給賜欲乞自樞密院檢舉施行關牒西人開示恩意及昨來用兵擒捉到近上首領多在南方拘管乞擇其三二人可使歸還者推恩釋放庶其戴荷天恩共思款服又言臣所奏乞留中如蒙收採即乞節略臣奏自御批降出付三省樞密院商議取旨施行又言原釋囚虜以懷敵人自古非一皆爲美事

如臣言可採卽乞明降詔命嘉其近遣使人辭旨恭順因此推恩釋放甚協朝廷之體兼可以窺察敵情（清臣所言因夏人入貢附見更須考詳元赭元年六月十四日杜紘又以刑中揮件）刑部言令提刑司檢法官覆州縣官小使臣等公罪杖以下案申吏刑部大理寺注籍則法官可以專於讞獄從之

丙寅御史中丞黃履兼侍講　命輔臣分詣寺觀祈雪

特賜于闐國進奉人錢百萬　侍御史劉摯言（摯遺蒙以此爲第二疏八年十二月六日上）臣昨者伏見宰臣蔡確充神宗皇帝山陵使於靈駕進發前一夕準敕合赴內宿確至夜深方抵禁門不肯依稟聖旨指揮欲將帶人從同入及見本門臣僚執守詔旨確遂恚怒而去更不入宿亦不聞奏稟顯是驕慢臣曾具彈奏自後不聞施行（摯劾確附十月末）臣未敢再有申列者以爲確奉使回必須引咎自劾閤門待罪既而還朝略無忌憚安倨自處以爲當然臣又聞近代及國朝以來臣僚凡充先朝山陵使者復土之後例須自求去位莫不得請而後已蓋以謂臣子之禮身典喪葬方畢其事以嫌自處不敢遽踐嗣皇朝廷所以致事上之恭例雖出於近代然沿襲莫敢廢之惟是韓琦奉使永昭陵回累章懇終不獲去蓋英宗以琦定策元勳特恩固留所以不得遂其請今確歸自裕陵赴集英內東門朝見訖卽日視事但聞升祔之後因事略於簾前備禮自陳竊料聖恩優遇輔臣必曾宣諭不許之意人但見其再拜而退遂偃然自若以爲泰山之安確之事朝廷其意亦已輕矣所貴乎大臣者爲其去

就有禮進退有義臣以道固辭君以恩不許雍容節奏必有文義可觀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略無逡巡之意不容陛下少施恩數而乘勢伺便無故自留天下不聞其陽爲求去之言不知其公然不退之理且前日違敕不宿已見悖慢之心今日當去而就又無進退之節爲臣之分確豈不知蓋謂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可以不恭謂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可以無禮又謂天下公論久廢可以欺罔故泰然冒昧苟固權寵中外臣庶痛心憤嫉爲確恥之大臣如此尚何以尊隆朝廷內鎮服羣下而外取重四夷也哉伏望聖慈深以天下爲意無或容養姦惡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以慰安中外貼黃稱若或聖恩廣大誠未欲暴確之罪卽乞止以恩禮詔之使均逸於外亦足以慰公論又稱若或議者以臨御未久未宜輕去大臣爲說臣以爲不然大臣無罪以禮求去則未可輕進退若有罪豈可牽制此說也據劉摯遺藁此疏係彈蔡確第二疏十二月六日上劉仿王知常撰摯行述載疏語亦同編錄者或以此疏繫之王巖叟或巖叟同摯上此也

先是王巖叟言臣伏觀陛下卽位之初首發德音下明詔免保丁第五第四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獲更生後復下令變保甲月教之法爲冬教人人始得安其業又大惠也然臣常親其事而見其微尚有以爲陛下言者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壠畝之多寡無甚相遠麄糲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與溫飽者同教於城下盈月而後已豈其所堪伏望聖

慈哀憐約祖宗義勇等第之制特詔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保丁冬教以寬貧民但籍其姓名備緩急出力以從事可也雖不教之戰而教者賴此以共濟耳國家平居能有以知其情則百姓一日樂有以盡其力今雖罷之猶不爲無益也臣又按祖宗義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幷王畿之民皆曰我居近天子之都習知蒙幸以爲常也今乃督戰鬬之技下與列郡等而又加峻焉安用爲王畿之民哉此百姓前日之語也北則韋城白馬西則管城新鄭前爲畿內邑則共苦於教今復而歸鄭滑爲京西邑則三冬之教遂不預焉民又曰我畿內之民也顧不如畿外之人暇逸而安樂此百姓今日之意也人情如此豈國家所以親腹心厚根本之計哉詔臣以爲畿內保甲宜悉罷之便惟陛下采納幸甚又言三路教兵固將應緩急之用以守以征也不知畿內教之將何所事哉若曰以禦盜賊則保甲之興反所以增盜賊者多矣皆已然之驗也今既復舊法巡檢添元額弓手置昔日者壯盜賊固自消矣保甲虛名徒搖人心而無所益願陛下特釋之使根本之地清靜而安固人人有歡然親上之心所以資萬世長久之利也豈不善計哉惟陛下留意又按義勇舊法止取第三等已上充教閱第四等而下但籍名姓而已更不預教蓋第四等民戶貧之與第五等不相遠耳願陛下惻隱全倣義勇以爲法庶貧寒之民盡霑恩德（第五等兩丁免冬教十一月六日丙寅）

又言臣近以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多貧乏依義

勇舊法免冬教及畿內舊無義勇今亦乞罷保甲未蒙施行臣竊以道有弛張故法有損益不可以爲常要在酌民之言因時之宜而損益之爲國家長久之計耳臣見保甲之法陛下每損之則民心每加喜民心之加喜國計之益以爲利也按義勇舊法三丁方取一丁而保甲兩丁便取其一已比義勇立法爲甚密而得兵爲甚多臣今不敢請取丁如義勇但乞如義勇免下戶冬教而已冬教雖免而姓名猶存於籍亟召則亟得非釋然放之也臣昨爲民官每親見下戶保丁赴團教不以習技爲難而常以艱食爲苦未嘗不疾首蹙額以應一日之教況無衣無褐隆冬大寒當一月之久乎陛下推臣之言以觀其情之樂否也人情之所不樂而必爲之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又畿內之民素倚京師以爲重浸漬仁恩而安於無事自興保甲以來往往竊爲偶語曰三路教民固將緩急當護邊之用也我曹豈亦將驅而爲此乎臣誠知國家無意至此徒使人心常疑而不自甯何益也議者皆以謂罷之便伏望陛下省臣前奏早賜施行今去起教月分不遠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以慰人心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新舊錄但書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不著因由）詔熙河路經略使趙濟遣康識往蘭州及選將往定西城經畫隄備夏人如果來攻城即堅守應敵以取全勝勿爲敵誘輕易出兵仍豫爲清野之計俟其回兵即審量追襲以諜者言夏人欲寇邊故也

丁卯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湯封蔡國公
戊辰興龍節宰臣率百官幷遼國高麗于闐國信使副
赴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詔招刺禁軍違法聽轉運司
點檢先是諸路將兵專責提點刑獄或提舉官言者謂
將兵散在郡縣轉運使因按部閱視可以歲遍故定此
令（舊錄有此新錄削去）
辛未通議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韓縝並遷正議大夫成德橫海軍節度使
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揚王顥爲永興鳳翔節度使武
昌武安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頵爲武
甯鎮海節度使
壬申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門下侍郎司馬光中
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爲正議大夫銀青
光祿大夫尚書右丞李清臣爲通議大夫宰執親王皆進官
夫守尚書右丞呂公著爲金紫光祿大夫大中大
用嘉祐治平故事也侍御史劉摯言臣伏覩近降麻制
執政臣僚各特轉一官聖恩優厚中外聳動及臣伏讀
麻制之詞乃以山陵及升祔禮畢故推此異恩於是臣
竊疑焉夫應奉陵寢奔走職事乃臣子之分也若欲酬
勞則不應止於執政若旌其送往則執政未嘗俱行授
受之間未有名義伏聞所司檢會嘉祐年體例進入依
應施行伏緣嘉祐八年英宗皇帝既推卽位之恩臣僚
各已覃轉後來以弗豫進藥而輔導調護鎮甯中外以
至聖躬康復親決庶政誠天下之慶謂輔臣實與有勞

故又命人進一官然當時臣僚再三辭避累日不敢受命則遣近臣趣令以新官入謝不降坐以待之方敢祇受又治平之末神宗皇帝嗣位覃霈改官之後適值韓琦以山陵使回懇求去位尋以兩鎮外補然猶虛上宰之位自曾公亮而下並不遷遷故亦特轉一官以補轉廳之恩考求兩朝故事若有因依則今來遷官別無義說雖過賞甯僭在聖人亦足以廣恩而於義未安恐臣下終難於冒處伏望謹重國體愛惜名器授之以公則中外之心服授之以道則廉恥之風行伏望聖慈照會兩朝故事不同如執政臣僚辭免新命伏乞特賜允從無傷事體區區臣言庶幾有補（此章今移入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午從之）（摯遺藁自注云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午上）光及公著皆力辭光言臣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祐聖躬濟於艱難故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啟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閭居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疇功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又言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阼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

府大臣陛下卽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暮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他人之倖進者恐啻衞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鎭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輒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豈可來自穴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光及公著凡六奏訖不許明年正月乃俱受命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言蔡確既爲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固寵不恤公議傲然安處無廉恥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章在臣職分合爲朝廷爭之陛下亦須體亮孤臣孜孜不已攻擊權臣有何所益凡人之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榮而惡辱然臣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誠爲國家也臣伏見神宗初韓琦乞罷相劄子云自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餌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又云本朝以來祖宗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多從退罷琦之詞意再三如此神宗亮之遂許琦去五代以上其人難以悉數祖宗以來之臣請歷舉本末陛下考之以照確之進退則貪權固寵無廉退之節曉然易見矣太祖山陵秦王廷美爲使無宰相預其事太宗山陵雖以越王元份爲使宰相呂端導靈駕至山陵及其還也猶以疾求解避嫌之心可謂深矣遠矣眞

宗山陵訖焉拯亦以疾五上表遂出判河南府二人皆兩朝所尊禮又國人所共惜其去者也然自以山陵事還於禮當去皆力移疾而決遂其請此可見大臣重廉恥明進退之分也仁宗山陵韓琦以英宗服藥未敢去非無故也非得已也逮英宗山陵復土琦即罷相今先帝已安陵祔廟禮成不知確以何名而自留何義而自居若謂陛下富於春秋藉大臣輔翼則左右自有老成重德爲天下信服之人輔翼者如確輩無一正言無一正行天下之人指爲姦邪共所憤疾而久留左右適足玷累聖德爲國之蠹爾何輔翼之可賴此愚臣所以區區進忠而不已也若宰相之當山陵使者故事皆不去臣何敢輒言若故事皆去臣何敢不言今衆口諠譁譏切臣等以謂尸祿素餐當言不言辜負聖主又謂養交取容希竊榮進畏避姦臣臣若不力言不惟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章亦害臣等名節一留姦臣而上下交損如此可不爲朝廷惜哉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不沮公議不容姦臣敗風俗壞典章而扶持天下之名節以勵事君則臣等雖死無恨貼黃升祔後轉官故事不當援用則言恥而受之罷相故事又當援用則違義而取之敗風俗壞典章又如此所以公議沸騰以爲早當罷黜也陛下以常禮留之言路以故事攻而去之上則不傷陛下優恩下則不廢天下公議伏望朝廷不以爲疑早賜睿斷以慰人心神宗祔廟在十一月七日宰執轉官在十二月十二日今以此疏附十二

日後按劉摯遺藁載彈確十疏其第一疏係十月末本集有之遺藁不載自第二至第十月日皆具獨第六第七兩疏係正月而空日又論確十罪疏亦本集有之而遺藁已并第六第七疏附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五疏後外有此一疏編錄者末又稱臣等蓋當時與其僚王巖叟輩同上未必出摯手故集及遺稿皆無之然所論則實摯先所建白者今仍係摯名且增等字更徐考之

癸酉詔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得過五分　右正言朱光庭奏此據編類章疏增入伏以忠邪之迹自古難辨治亂之道由此而分蓋忠臣愛君惟循天理任之則治邪臣蔽君惟狥私欲任之則亂爲人君者孰不欲任忠臣以成治道然或不能始卒者邪臣蔽之也則是忠邪不可以不辨也臣伏覩聖政日新思致天下元元入于太平之域愛養基本爲無疆之福此甚盛德也臣愚不肖得於斯時親蒙聖選拔自常調置之諫列固當盡忠竭愚以報萬一恭惟神宗享御十有九年勤勞可謂至矣太皇太后陛下以仁聖至明總攬萬機保祐皇帝陛下夙成之德講求善治登任正人天下翕然知所向矣竊以朝廷之事猶一家一身之治也自祖宗以至今日事或未安於理則必更張爲有先後異同之說惟其當而已今朝廷之上所與謀謨論議者數執政大臣若同心於公則惟理爲是一懷私意則異說不勝方聖意孜孜圖治之始或慮爲大臣者不顧義理之是否輒懷私意復以爲顧望以爲先朝之事不可遽更肆爲辨說以惑天聽此乃天下之邪臣不可以不察也臣願當廷見執政大臣論事之際或說有異同一以義理辨之則忠邪自見忠臣則任之宜堅邪臣則

亟行顯黜不使肆異說以害政事則天下太平不難致矣

甲戌詔將來河北河東路合置保甲冬教場竝令於不當北人道路安置去處以聞密記十四日甲戌吏部尚書曾孝寬司相度合置去處以聞邊州縣仍令提舉保甲司安撫爲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翰林學士知制誥呂大防爲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潁昌府孫永爲工部尚書禮部侍郎李常給事中陸佃並爲吏部侍郎給事中蔡卞爲禮部侍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爲給事中純仁以司馬光親嫌辭不許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給事中處門下當封駁非他職比凡政令之乖宜除授之失當諫官所未論御史所未言皆先得以疏駁而封還之其于扼天下之要以厲至公而嚴朝廷莫先此者宜得正人以允公議按震資材不高特以阿諛附會驟致清近前歲將命西邊所至貪饕多受饋遺流聞京師甚爲士論所鄙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震之新命乞賜追寢巖叟又言臣近彈奏王震不可爲給事中乞賜追寢至今未蒙施行理當再有論列臣言其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皆出於中外公論非臣私言竊以震元無科名偶因銓試得進士出身當時之人已譏忝官因緣附會暴至華顯無一言一節之美聞於搢紳惟聞奉使貪汙而已迨出官以來未嘗歷一日外任四方之事皆不習之今論駁之地政令所自出非知

天下之務達天下之情何聞於上又非忠公勁正何以敢爲名器之重豈當虛以授人伏望陛下垂採公議早賜罷震爲官擇人以爲朝廷之賴貼黃稱臣昨以言震阿諛附會驟致清近伏望陛下考震本末卽知臣言不妄震別無功能若非善於阿附何以未嘗爲一日外官數年之間致位至此惟乞陛下特賜睿斷罷震此職別與差遣以允公議臣竊見祖宗以來給事中皆選用方正不阿歷中外之人補助朝廷今震旣未歷事且無淸名何以當此選而震奉使貪汙玷辱君命因此立出使者供饋之法則非朝廷不知其人也非臣誣其人也巖叟又言臣近兩上章彈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乞賜追寢新命不蒙施行此必大臣有左右其人而彌縫其惡以解陛下意使公言不得伸臣初不願攻其私慝以傷大體然知而不言終爲負職兼須論奏乞正典刑臣訪聞震事母不孝凡俸祿之入盡歸其妻室母不得而有之飲食衣服皆限量以給其母母常有不足之恨嘗因覃恩得封誥母忿而卻之曰以此遺我何如以飽飯一盂遺我耶自陝西奉使回所得數千緡止以銀十兩絹十疋奉母而已其厚於妻子而薄於親士大夫無不知者震大族姻家戚屬滿京師善惡不可掩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外人之論有自來矣固未有篤於事親而人能誣之以爲薄也方陛下新卽位敦孝以示天下之初而近臣履行如此甚非所以厚人倫

隆王化也乞行竄黜以厲事親貼黃稱震久爲中書屬官日以諂佞事諸執政多悅其人而力爲地且震與宰相有親伏望聖慈特賜主張以行公議尋命震出守(元祐元年閏二月四日壬辰震罷給事以龍制知蔡州)

轉運判官監察御史劉拯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先是御史臺言事官共置六員見八員當減二員詔長貳擇其可罷者中丞黃履言察官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既嘗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乞止令侍御史劉摯推擇詔從之摯言除陳次升見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有劉拯安悖到任久次可以減罷乞量材別加任使故拯悖有是命(十一月末孫覺云云可考)

遣吏部侍郎李常代陳安石相視黃河(十一月六日遣安石明年正月十四日又二月六日四月四日)

禮部尚書韓忠彥權發遣開封府蔡京兵部尚書王存御史中丞黃履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降授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度支員外郎陳向皇城使邵州刺史張節愛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孝孫等並第加食邑食實封以應奉山陵有勞也

高麗國進奉使人乞收買大藏經一藏華嚴經一部從之又乞買刑法文書不許(不許買書在十八日今并入此)熙河蘭會路經略使言諜報西賊集九監軍司人馬欲犯蘭州命趙濟探賊所向先設備

罷後苑西作院

吏部侍郎熊本爲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工部侍郎王克臣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陳州

侍御史劉摯言臣近再具狀論蔡確違敕廢禮驕慢不恭無大臣進退之節乞

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之回自裕陵卽使其門下之人揚言於衆曰確有定策大功嗣皇之所倚賴不可一日去上左右先布此言搖壓公議衆人識其意莫不憤惋而笑之臣竊以昔之所謂定策者蓋國有變故未知所立方艱難之時大臣能奮不顧身議於危疑不可知之中擇賢而立以扶顚定傾則是大策由此人定古之人則霍光今之人若韓琦是也而今日之事豈與彼同也哉恭以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祖宗之所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之所歸戴也承序繼統實應天下至公大義自然之道也臣下安可謂之定策況先帝進藥既久太皇太后陛下聖志前定先已宣諭執政以建儲之事則天下之順道太皇太后陛下實行之矣顧確等輩奉承詔命而已何策之定哉今確乃負天之功以爲己力矜傲自處欲以此固其權位此中外之人所以憤嫉痛心而不平也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制獨於確詞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今乃誇衆以自名負冒欺罔謂今日天下必待己而後安輕視朝廷無辭遜去位之意罪莫大焉伏望聖慈深察早賜睿斷罷確職任以慰安中外貼黃臣孤立無援非不知附宰相則有福彈宰相則有禍然仰報任使又恃恩遇不敢自爲身謀故以外議上聞伏望早賜施行以慰中外又貼黃確與章惇素相親今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爲便故確內則陽爲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强

悍凌侮沮害今廟堂之情極不和諧近日政事大段稽壅每議一事一人曰可一人曰否一與之合一與之離有終日不能決一事者蓋衆意欲以歲月消磨善人之氣沮閣聖政不可不察也今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摯遺藁以此爲第三疏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上）

乙亥初御邇英閣召二省樞密院侍講侍讀修注官講讀賜宴於資善堂賚銀帛有差（李燾十朝綱要上初御邇英閣召宰執侍臣講讀仍詔自今更旬宰執兼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十二月丙子左正言朱光庭奏伏以忠賢進則治之表姦邪任則亂之階自古及今不易之道也臣竊見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殊不盡恭臣昨祗奉陵事迎接神宗靈駕目覩確之舉動深可歎嗟確爲大禮使自當如人子之送慈父既發引在道則須躬親與扈從臣僚不遠前後周旋相視安徐而行竊慮稍不中節則神靈爲之不安而確不務此每於靈駕發引則馳馬先去數十里之遠直趨館舍以就安眠

後面靈駕一行並不照管當此之際有如路人爲臣不恭莫此之甚送終大事尙不盡心責其他事盡節必無此理向聞不赴殿宿已是不恭憲臣有言確殊不以爲懼至於送終又更簡忽裕陵事畢自合引去而確未嘗堅請輒已安居撰其所爲不恭如此大臣之節當如是乎節旣不足觀則遇事私意詆可量乎豈可使竊據大位秉國之鈞乎則確之宜去者也又竊見知樞密院章惇素來輕易多言方聖政有爲之際比屋漸見蘇息惇爲大臣當上體朝廷同心一志輔之翼之以就太平而惇乃謂先朝之事不可遽更肆爲辨說沮抑聖意殊不知朝廷一家之事烏有前後異同之說但事未安於理則必更張務求其至當上以廣宗廟無疆之福下以納生民安樂之地而惇挾邪肆辨復爲顧望不以朝廷生民爲慮大臣若此非姦而何此惇之宜去者也又竊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閎閱之盛自昔罕有父兄之教固久而嚴然縝內行不修外無素望偷安冒寵所補缺然久居鼎鼐殆恐覆餗此縝之宜去也聖恩寬厚進退大臣以禮察其不恭挾邪冒寵之如此不足以勝大任當其奬惡之未彰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廼君臣安全之義也恭惟宵旰之勤以生民爲念興治補弊適會其時必得公忠正直之臣並在左右前後則可協熙庶績以代天工昨自朝廷召門下侍郎司馬光天下翕然知所向矣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爲知慶州范純仁近已召爲侍讀純仁者乃公忠正直王佐之才天下士大夫

未見其比願聖慈待以不次直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則聖治可不勞而成資政殿學士侍讀韓維天下之賢才宜置之宥密實允公議臣願聖慈深察臣言特出宸斷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內以贊萬機則自然朝綱不紊聖化得行太平之風自茲始矣

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公事趙濟奏西蕃鄯特凌古差首領結厮雞齎到蕃字譯稱蕃家王子結施攬哥邦彪錢鄯特凌古文字送與熙州趙龍圖探得緬藥家瞻點集人馬告漢家邊上做大準武早奏知東京阿勇官家著臣卻寫文字送與蕃家王子鄯特凌古亦探得緬藥家瞻點集已著將官做了大準備更體探緬藥家詔趙濟回答鄯特凌古文字不先奏及便稱爲蕃家王子特放罪其今後往回文字卽依已回報稱呼（密記十七日丙子）

丁丑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開封府界提點司與提舉將兵歲分州縣閱視諸將軍須戊寅鎭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判大名府韓絳加食邑實封絳前爲西京留守應奉山陵禮畢故也

吏部侍郎陳安石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承議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請郎起居郎胡宗愈並爲中書舍人（十二七日恕罷）左司郎中滿中行爲起居舍人中大夫太僕卿李之純直龍圖閣知滄州朝請郎吕陶爲司門郎中奉議郎孔武仲爲正字　侍御史劉摯言臣近者累具封章論奏宰臣蔡確乞行罷黜未

蒙指揮施行須至再有陳列臣之於確素無仇嫌但以其人懷邪徇私不恭無禮久居相位無益國家公議所不容王法所宜治確自京官不十年至輔弼非以學術選也非以德義進也特以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進身是以任風憲則專以聚斂生靈膏血爲相業天下安危久遠大計不則專以護持苗役法令爲公論居廟堂以經心民間困苦若胡越人之不相問至排斥忠良引置黨類深阻而不可勝數臣今且舉大者一事試言之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省同共進擬所以合同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確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書之權既已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審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確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會王珪薨謝執政遞遷確以左僕射進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位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即時陰令御史中丞黃履上言以爲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差除誠是也乃所謂公道也乃所謂善政也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使朝廷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遷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已也朋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爲言也上

下之情以利相市以私相成至於如此無人達於聖聽豈不可爲歎息也哉臣願陛下試察此一事足以見確之存心常要大權隨己則爲公耶爲私耶又足以見朋黨之附確而爲其用者其效如此則爲邪耶爲正耶自今春以來詔恩屢下勤息疲民稍更革法度未便者此皆確之所不欲其心忌而恥之者也然陽爲協順將一二小事依應增損者此非眞能奉宣聖意也蓋欲以此安其身爲不去之計而已今陛下不審察其矯僞而聽其自留陛下誤矣使確置身既定立足既牢必須領袖邪黨專權肆志小人之道日盛君子之道日消朝廷將不能制同列亦不能勝天下無由終被仁聖之澤矣然則確之去不去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之所繫也伏望聖

慈早發睿斷罷黜一確上足以安朝廷下足以安生民而慰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憤懣憂國愛君之至貼黃試因確進對之際陛下密察其語言所向及差除所主張之人則足以見其心之公私邪正矣又貼黃自冬以來雨雪不降亢陽爲厲臣按五行志以謂政舒緩之所致恭惟聖慈於大臣仁恩太厚包容太過至公之法都不行於貴近此乃和緩之政故其效冬温而無雪伏望振剛明之斷深體天道罷去確位則和氣必應又貼黃確與章惇張璪爲黨自知公議所嫉疑言路或有文字訪聞逐人各令親信於內臣中出入稍親近者探伺訪求虛實伏望聖慈亦賜訪察（擊遺藁此係第四疏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奉議郎太常丞王覿爲右正言覿首上疏論知人安民

曰臣聞自古聖治之極莫過堯舜當舜承堯治之後忠賢之在朝者宜已多疾苦之在民者宜已少然禹皐陶相與謀於大舜之前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務以謂惟帝其難也況後世聖治之機或未及堯舜之時其於安民知人之道又可後哉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進拔忠貞擯斥姦惡修完制度劃革蠹弊而四方萬里手舞足蹈以慶盛德之舉以觀無前之烈此陛下知人之哲安民之惠亦已至矣然臣竊以謂前日進用擯斥之人修完刻革之事多公論之舊著聖聽所素聞嫌疑之人未及騁其謀讜張之說未得肆其惑故知之無難而行之尚爲易也今陛下臨御漸久權綱漸著人之謀身者將諂諛以取合巧佞以害正而事之隱伏者將壅蔽而不聞浸淫以成患則知之不易而行之浸難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故大舜當攝政之時已舉十六相放四凶族可謂能知人矣又嘗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可謂能安民矣然及其卽位之後禹皐陶方且以知人安民之道吁俞問難講明其說以告於舜者誠以知人安民有天下者之所至難也彼咻之者旣多蔽之者旣衆則不能無惑而爲知人安民之害故禹皐陶不以舜之歷試者爲已足而又須贊襄警戒使兢兢業業日謹一日然後可以始終哲惠而黎民懷之也故臣伏望陛下不以今日政事爲已足而孜孜汲汲以安民知人爲先務而不可須臾忘也夫情僞萬端邪正不一聽用之際安危治亂之所係也不廣覽兼聽而求所以

知之臣未見其可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圖政事者執政大臣而已非執政大臣而得以執事進見者未嘗有也夫諫官御史皆陛下耳目之官曾不使一人登君之陛以論天下之事非所以明目達聰也今天下民力凋弊無古所謂九年三年之食也中稔之歲猶有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而轉乎溝壑不幸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雖欲安之術已難矣其尤甚者北有黃河橫流之患西有邊城戍餉之勞洮河蘭會歲費無算生靈膏血將有時而盡矣此安可以不早爲之計深爲之慮也臣故以爲安民知人正今日之首務也然知人者陛下之所自任廣覽兼聽以資之可也至於安民之道則因執政大臣進見之際垂問熟講焉無使舜禹皐陶專美於唐虞之際則臣之願也天下之幸也　奉議郎國子司業翟思知南康軍思進神宗挽詩失韻頭故有是命思前爲御史嘗論韓縝過惡議者謂縝因是以報怨

蘇轍劾韓縝章云云孫升論朱服翟思章更詳之

詔旬閱試諸軍令軍頭司具策開析兵員提舉教閱官及都教頭人數技藝并所得恩例以聞　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

省增置十四監當考其名

十月十三日甲戌初令戶部減

辛巳大食國遣人入貢

壬午以愆雪開京師寺觀

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廟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迫若或開展民居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於西漢而其制度則不傳

而無聞今景靈之聚神御也固有祖於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乃出於一時規畫別無義據臣愚以爲既曰廟貌則禮當倣宗廟之制而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無所事於興作矣奉遷昭憲皇后於宣祖殿合配而復大始殿易名而爲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於時而已也考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爲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更賜可否或詔三省兩省禮官雜議有無不便詳處其當以待聖斷臣淺陋妄議合卽嚴誅（十一月七日神宗祔廟摯此言不得其時因修葢神御殿先出之）詔神宗皇帝神御殿用景靈宮治隆殿後楹子園修葢劉摯又言近具狀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見任各令外補侯體量到事狀別聽指揮至今多日伏緣周輔等首於江湖增羨鹽額配賣害民數千里之人破產被刑咨嗟怨讀實不聊生與吳居厚王子京輩掊刻希進情理無異居厚等才行體量先次移罷獨周輔父子出入朝省如故臣以朝廷政事命令不一罪同而行遣異不足以服人心故有論列終不蒙施行臣所未喻今公論不安皆有疑議以謂周輔昨知開封府根勘軍器少監蔡碩借貸官錢公事周輔以碩乃宰相確之弟也故附合觀望滅裂不盡公理反以重罪坐舉發之人實有恩於蔡氏所以今日宰臣確力主周輔父子不令罷去欺謾聖聽捐公法以報私恩臣以謂若果如衆論所損不細惟望聖慈裁酌何惜罷周輔等且令外任聽候朝命庶幾政令無二

三偏黨之疑以報天下以解大臣之謗伏望速賜施行
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章十二月三日第二章二十二日乃鐫責詔增
講讀官職錢爲三萬御集各特賜錢二十千戶部言府界諸路耆長戶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僱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催稅租常平等錢物今合依舊僱募坊正上輪充甲頭欲乞申明下府界諸路提舉司應州縣舊係勘會諸州縣坊郭舊有坊正昨行減罷於主戶兩丁以替罷甲頭欲乞申明下府界諸路提舉司應州縣舊係坊正後來改輪甲頭並依今降朝旨僱募坊正其舊以甲頭代坊正並罷從之
甲申龍圖閣待制兼侍講趙彥若提舉萬壽觀朝奉大夫戶部郎中范純禮爲京西轉運副使元年四月十二日復爲侍中

延福宮使甯國軍留後入內都知張茂則爲內侍省都知以太皇太后手詔昨建儲及祗奉皇帝卽位有勞故也
乙酉遼國賀正旦使永州觀察使蕭洽利州觀察使蕭嘉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卿充史館修撰李炎朝議大夫守衞尉少卿趙金見太皇太后於崇政殿次見上於紫宸殿
承議郎殿中侍御史黃降爲國子司業
閏二月六日言韓縝初拜相臺官黃降言縝平生過惡不堪大用陛下業已用縝未欲卽罷縝畏降復言乃除降國子司業雖云遷擢實奪其言事之權也實錄不著降猶以殿中侍御史論罷保馬前官是年七月二日降
丁亥承議郎起居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太皇太后手詔以恕除中書舍人賜紫尋以恕驟遷過當恕多出入
司勾當官今增入元祐元年十月末二年正月十八日元祐元年十二月十日可考

權門全非檢謹可罷新命與外任知州軍也此據政目十二月二十七日事實錄於明年正月五日乃書之恕除中書舍人在十二月十八日

恕嘗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并以恕藁進既罷恕新命又黜之恕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溫辨誣邢恕之孫繹作其祖父言行錄云欽成皇后爲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窺伺宣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爲獻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絳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絳拜殊不爲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言曰太妃昔爲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諜漸不可長公繪瞿然遂密奏疏以爲宜加尊禮仍引書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視訝公繪太忤知公繪與公素厚前此公繪屢有密疏太母無不欣納往往以爲得之於公也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爲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說即根治公繪迫急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某實不知臣自爲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也韓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縝客也乃亦入劄言公關與政事交遊執政遂以此爲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溫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光居政府不能爲和叔別白負愧誠深蓋以中旨有交遊執政之言恐益爲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一兩月溫公檢公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爲不若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溫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溫公意合而林希素[illegible]公其弟旦方爲言官而旦事溫公欲爲省郎未及自用希薦於韓乃爲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赦後未開假日入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呂公避嫌不敢復言然希旦由此亦不爲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爲公也繹所載如此盡多妄說姑附見劉拯元豐六年八月爲監察御史十二月十四日已出爲江東運判矣呂大防政目元豐八年二十七日邢恕知隨州以手詔恕除中書舍人尋以本人驟遷過當恕多出入權門全非檢謹可罷新命與外任知州軍也按恕除中書舍人在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新命當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防政目必審不知舊錄何故於元祐元年正月五日乃書而新錄又因之

恕既罷中書舍人即上書曰臣聞安危治亂之機在分邪正別白君子小人而已然而邪正交相詆君子小人交相毀此世主之所以眩惑而分別爲難

也臣請得而辨之其術有三焉考其平日素行無玷缺在朝廷嘗有忠言直聲事迹顯著不然必有改過遷善之實一也毀詆之言無所不可者要在窮究其事實推原其情理則加誣之說不得獨行二也朝廷之上必有令聞令望之臣則公議之所在可以詢諮質其是非三也如此則邪正分君子小人之分白而邪不能害正小人不能勝君子則安而治以君子譽而進以小人毀而退今日以十人之言指以爲是明日以一人之言指以爲非而無三術以分別則毀譽是非淆亂邪正不分君子小人之分不白而邪得以害正小人得以勝君子則危而亂此雖堯舜之盛未嘗不加意而深察也臣竊自惟當熙甯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者臣不敢欺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姦卒見非嫉坐此擯斥者八年此天下所共知非臣所敢欺也其後呂惠卿與王安石結怨互相攻訐先帝追惟愚臣疇昔之言無所欺愧記其姓名召還館閣而臣介然自守不易故意歲在丙辰庚申先帝凡再下詔求言而臣再以狂妄應詔未嘗敢爲阿諛之辭大抵皆拂時政其書固在禁省可以求訪閱視也先帝雖含容不加誅然臣止在儒館不他遷者七年當彼之時臣已寂寞自守分甘終身棄置閒散豈復更冀今日之遭遇臣之處身前後十五年間粗有本末內外備知至於先帝末年頗察知臣以爲忠信未寢疾之前兩月始用臣爲職方員外郎不閱月亦以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其日月皆可考

拔也會逢皇帝陛下繼統太皇太后躬聽斷並用忠良
僉去敝蠹臣於此時首蒙拔擢爲尚書右司員外郎職
爲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爲千載之一時可以忘身
徇國故不復畏避形迹慨然以分別邪正興利除害爲
己任朝廷進見執政大臣未嘗有一毫及私計也其中
不樂臣者固亦有之然以太皇太后在上每事務在公
道而臣論直理是故無如之何耳今七八人者皆在左
右因其同進見時當無敢爲私言者故可質證也以此
姦邪小人之意不自安與不得志者指臣爲仇敵而見
詆以此職爲招權者有之矣左右司見執政論時事乃
其職業然臣始謂不辭招權之名而後得以質問今日
之時事果是也果非也所用人物君子也小人也使今

日之時事果是所用君子則臣前假使實招權於國家
乃爲有補庸何傷耶且朝廷自尚書職方員外郎除臣
爲右司員外郎又除臣爲起居舍人此必有譽臣者既
已爲起居舍人則除中書舍人在國家爲擢用而於格
乃爲次補故事修起居注例遷知制誥無遲速之限近
者或兩月遠者率不過周歲今起居院有題名可一一
覆視也即以臣爲不當與胡宗愈並試則自官制之行
凡三年中書舍人不必皆闕而同試者三矣曾鞏趙彥
若陸佃三人同試一也王震蔡京兩人同試二也錢勰
楊景略二人不試而並命三也即以員闕論之則中書
舍人定制六員近例蔡京王震錢勰楊景略同省四人
也今論事理雖如前所云然臣豈不知爵祿予奪皆在

朝廷人臣之義無自以爲當得之理但果一切出於太
皇太后聖意則臣固宜退省以待照察今竊聞除臣與
宗愈告命出而復入則臣固知本非太皇太后之意是
必有毀臣者竊惟聖人之心務在開進言路故凡言事
之臣其言雖未中理莫不容納此誠太皇太后盛德美
意天下幸甚然臣昔者固嘗請廣諫員以謂必先審擇
其人然後採用其言矣今即太皇太后親政以來所薦
用臺諫官則固皆端良之士如使有言及臣則臣固當
引咎自責太皇太后亦宜垂意納用其言若昔日臺中
則君子之與小人固相淆雜近已沙汰安惇劉拯二人
外補矣劉拯即嘗論韓維不當除資政殿大學士者韓
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此太皇太后之
所知也必以臺官之言毀譽可信則劉拯之言太皇太
后不用也今惇拯雖去但緣近制止令減去二人耳臺
中如惇拯者蓋尚有一二臣固不欲指其姓名彼皆素
無名行陰忌善良顧惇拯之去有不自安之意其人固
非太皇太后臨制以來薦舉援用之人其人姓名蓋皆
賢士大夫之所不知或知之者必指以爲匪人也臣竊
意今茲肆爲誣欺者必出於此曹了無疑也臣既爲彼
所詆所議而反論其素無名行指其爲匪人則疑不足
以取信於世然今朝廷之上固有忠賢之人名德顯著
太皇太后可以信而不疑者試以其人姓名密加訪問
彼不指以爲匪人則必曰不知其如何也不然乞下其
章付臺諫議之辨其人嘗著忠節或有賢名乃出於太

皇太后臨政以來方被薦舉（狀內黃貼子稱卽去年正月已前所舉邪正大抵未分）則臣言爲欺君罪當誅斥不止不敢冒進而已卽如臣言則小人而誣君子邪黨而詆正士固不逃於聖鑒矣凡臣爲此言固非區區一身計也直以邪正是非之際乃天下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繫故臣不敢避鼎鑊逃萬無恨況於進退去就之間哉不報元符初竟坐此書責知南安軍（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庚子怨責南安元舊錄怨此書云元祐元年正月上今附怨罷時）

己丑太常寺言來年正月朔拜表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遼國使人當赴內東門立班稱賀從之　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憂百姓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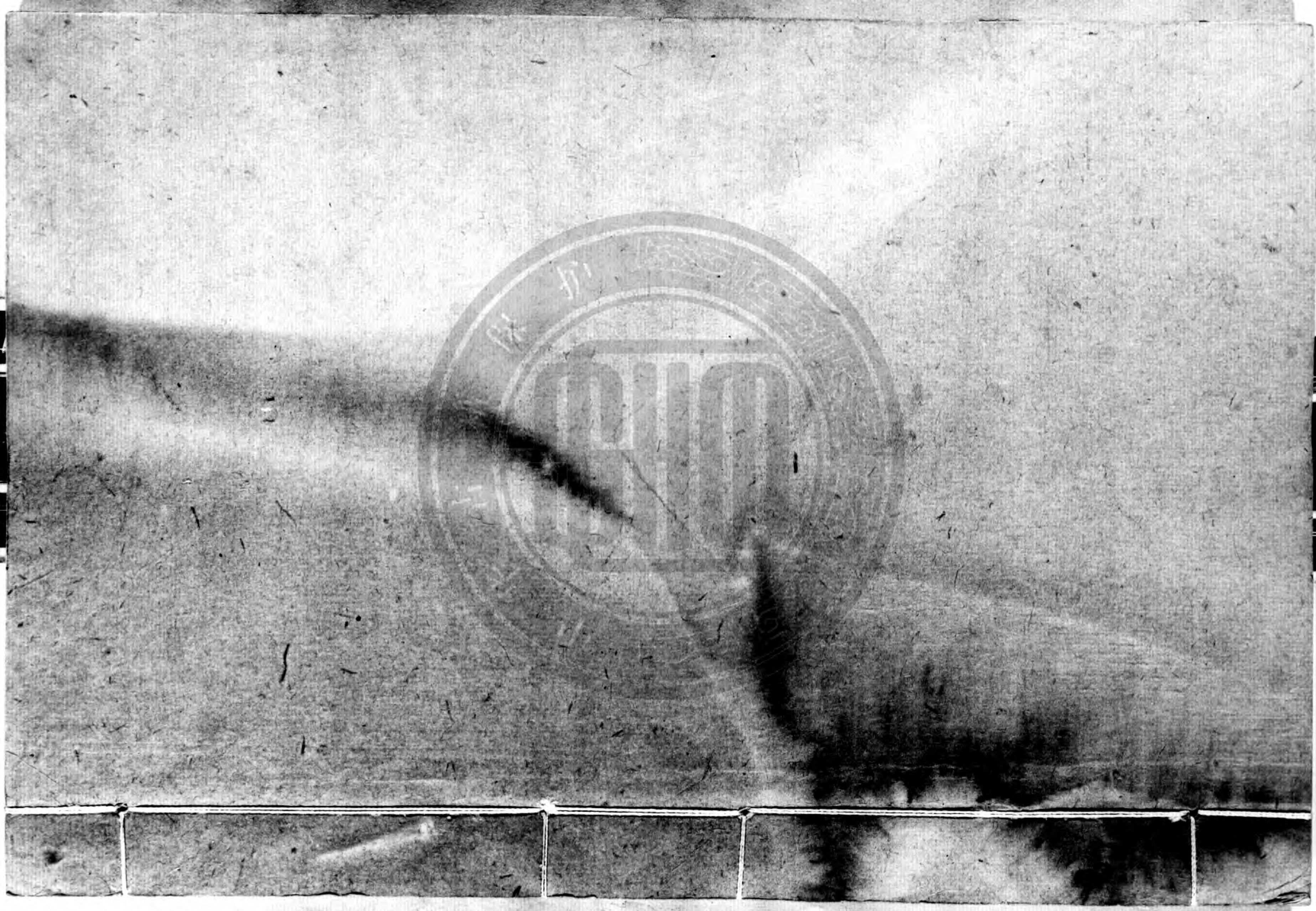
國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鎭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隳潰兵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啟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迹悉爲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至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生安業雞鳴狗吠烟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武西河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爲恥

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
肆大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
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
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捃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
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孔桑復出相與誤
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
以聚貨帛又驅畎畝之民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
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奏置保馬使賣
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
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
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機械陣圖
競爲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

易司強市權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
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
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隣保籍沒貨產不能
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
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
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
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
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是以頓兵
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
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繼寇延敵闔城之人
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敵人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
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

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前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食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知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翕業垂統之主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甯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豈利哉　侍御史劉摯言臣聞朝

廷正則百官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夫
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徇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
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懷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辟違之
政而下有向背之俗於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
不安至於振淹滯紬貪刻發政施令無有虛日故近自
畿甸遠至於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近
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中
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
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以坐觀者有陽合而
內睽者有强横以肆驁者有忍恥以懷咎者滯事積前
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於上而不下庶事壅於朝而不
行以至文書稽留庶事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於其道
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此例或止
於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而主論
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百姓之大困苦
如在倒垂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時而議也幸遭聖
明哀愍元元爲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恤方私
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皇帝陛下以盛年
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此時也而輔
弼不咸相恨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
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煽於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
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
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

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斷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貼黃稱如永興關帥臣及陳州明州見闕已久各不除人選周輔父子累有言事官彈奏並不施行又稱臣今所奏皆執政姦謀私意也臣非不知歷詆其狀臣迹甚危但上報任使不敢自惜然若明示臣章必恐轉相激發愈更乖戾欲望只作聖旨宣諭催促壅滯文字所貴有所畏憚卻肯了事此章候經聖覽乞留中使臣孤迹稍安則小有聞見必以自竭庶補萬一　摯又言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厲被災甚廣羣情嗷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於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效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違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爲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陷依違相激相鬧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格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於無名而不應於典故公道屈於貴近而獨施於疏遠私邪朋比上下隔塞況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

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令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變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甯伏望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解而更張之至於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壅蔽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　摯又言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　摯又言臣曾具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未蒙施行竊聞候開年降指揮故不敢頻有申請今已歲盡伏望早賜審旨先次許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八人斷大辟二千六十六人